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章玉植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聖學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黄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

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

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東漢和帝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曰天下之命垂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

明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髪崇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郁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

永元十一年中散大夫魯丕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

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旣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十五年鄧太后臨朝尚書郎樊凖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

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也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宫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皃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嚮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

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僉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諓諓諂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也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

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纉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司馬師上書曰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黄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禀則顓頊受學於緑圖高辛問道於栢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夫

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

甘露元年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黄帝堯舜通其變

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内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包羲氏作乎俊不能荅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注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

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奥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尔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黄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

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美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

次及四岳舉鯀帝又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惟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

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

遜已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岳揚舉側陋然後薦舜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岳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時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教

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時上賜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宇內斯二王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

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聖賢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校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於諸侯之隷崎嶇逃難僅以身

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静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没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地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髙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懐以德難屈以力

逮至戰國强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内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譏慝不德于民澆豷無親内外棄之以此有國蓋亦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衆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

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闕故勲美闕而罔載惟有伍貟粗述大畧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

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
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
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
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
宜録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
所諦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
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唐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禀定性必須博

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飾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太宗又謂房玄齡曰為人大須學問朕往為羣兇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四海安靜身處殿堂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具

在書内古人云不學面墻莅事惟煩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大覺非也太宗又詔羣下曰朕比尋討經史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黄帝學大顛顓頊學録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跗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斯武王學郭叔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夫不學則不能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唐高宗顯慶元年立子弘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邪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勸恶以誡故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資黜凶悖之迹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

孔子稱不學禮無以立請改受禮太子曰善

穆宗嘗坐延英與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鄭覃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删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辭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誐誐願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

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邉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
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
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書然
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以之
穆宗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刑部侍郎薛放曰六經
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
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穆宗曰吾聞學者
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

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元宗親為注訓葢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穆宗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信然

宋仁宗慶歷四年趙師民上勸講箴曰若帝之元於稽古先將以其道格于皇天格天如何謹徽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温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考正道席上之珎兹惟國寶天下有帝體元制非先聖之舊章不足以秉同文而執司契日中

為市以蕘四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
常帝度其身郁郁乎文彰禮施樂以副皇墳帝出其言
穆穆厥聲含仁吐義式諧羣情自天降祥我民既康不
覿于經懼先猷之寖忘四夷效命有嚴㫖令不覿于經
慮大功之未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息虞
舜征苗誕敷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丈之為貴
西伯造周天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
行先捂之言雖無老成無譏鄙生之寠陋而畧愚儒之

淺昧先師之談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侮商弼之諫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除而謂寸陰之已速周王之戒惟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圖或萬機紛然不酌于古道則風化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差忒不斷於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利明主觀其書可以効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軌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宮之中非贊襄雅

與不足以興嗜欲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之處非啓迪
深厚不足以立正事於古語是故可以上文可以立武
可以奉天地可以為宗主匪止玩其辭而繹其詁可以
觀道可以行仁可以對萬物可以臨兆人不止明其舊
而知其新靖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
諸從容晏朝紬繹微旨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
聞始元之間儒風寖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閒臣伏覩永
平之烈經術未鈌羣儒議前稱制以決桼乾之后来自

幽陵東髮右袵斯文有承金陵之君越于夷裔雖則講
習其文已弊李唐之興賢君挺生貞觀初治開元既平
東辟羣山儒風墨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在我太祖神
武披攘親駕辟雍真儒有光有赫太宗文武並運經臣
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真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為盛
際陛下即位纂承天禄肇開賢扃以延儒服西臨邇英
北啓延義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務昔游焉而
穆清陳天下之謨頃於兹而講肄帝坐甚明天章不秘

願以議道願以出治臣執經敢告中侍

師民又甞講詩如彼泉流奏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

順行則通通故清潔逆亂則壅壅故濁賢人用則王

政通而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幽王失道

用邪黜正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而

淪于汙濁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

利萬物故以喻政此于比與義最大後講論語問修文

德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

以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無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為優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

諸掌帝悅曰何其所記如此

嘉祐五年右司諫趙抃上言曰臣竊以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禍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理明矣伏惟陛下承祖繼宗體堯蹈舜睿聖仁厚固四海稱頌之不暇何闕遺之有焉然臣備位諫垣朝慮夕思不敢循默者庶幾有補於末至萬分之一耳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漢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

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臣愚以謂陛下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伏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僚臨文講誦無隱諱至於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兆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福之鑒日聞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夫帝王文章天子翰墨真圖書之秘寶實聖神之能事今夫輔弼左右之臣宦官近戚之家碑名挽詞佛牓僧號或上求御製或仰覬宸翰咸出非望多遂其請臣愚以謂陛下非

所以重尊威之道也伏望惜堂陛之崇祕奎壁之彩慎重命賜杜絶倖望上下之理從而益明朝廷中外莫大幸也二者惟陛下留神察焉臣無任激切納忠待罪之至

仁宗時王拱辰為學士承旨帝於邇英閣置太玄經蓍草顧曰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

英宗即位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兼侍讀司馬光上奏曰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聖旨直候来春臣聞傅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寳所宜朝夕延訪群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熈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為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擇日開講筵

治平元年光又奏曰臣伏覩講筵所告報奉聖旨令自九月初五日後逐日開講筵至重陽節住講候將來開春別選日開講筵臣竊以國家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歲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時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方宜銳精學問之時而五日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者以為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備外飾而已群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求錫賚而

已若果如此臣竊爲朝廷羞之且陛下近增置諸宮教授仍下詔戒勵宗室使之向學儻陛下不以身先之則宗室安肯奉詔哉臣愚以爲陛下若别有所爲未暇開講則且俟他時亦未爲晚若既開講筵則恐數日之間未宜遽罷

光又奏曰臣伏覩經筵所講說論語將畢竊以尚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陛下新承大統留意萬機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

不勝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來論語既畢令講說尚書
二年光又上乞經筵訪問䟽曰臣以駑朽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䕶群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猝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愧怍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群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知

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疎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㫖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觧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

治平間起居注韓維上言曰臣幸得以史官侍左右記言動竊見毎開邇英閣召近臣講讀經史陛下未嘗一

發德音有所詢問遂使執經者不得極其說秉筆者無所載其美已事而退莫不俛默有不自得之意臣竊惑之臣聞傅說有言王人求多聞惟以建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治天下者必先於建事欲建事者莫重於師古欲師古者莫急於求多聞然則今之所謂講筵者陛下之所以求多聞也堯舜聖帝必先稽古三代令王皆有師傅之官坐論道義爾後德薄不能如古然至於欲治之主亦莫不以此為急漢高祖初得天下

感陸賈之言知不可以馬上治之每奏新語篇篇稱善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唐太宗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更直閤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此數君者豈樂勤苦而徇虛名哉誠以治天下之要莫不出此故功業隆於當時聲名流於後世非其幸也其道以致之也朝廷自宰相以及羣司率以職事進退所言皆目前常務而又迫景晷不得詳盡其理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

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侍臣則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究禍敗之原起而行之則上可以為堯舜三代之君下猶不失為漢高光武唐太宗也然非從容降接則無以盡臣下之情非往復研究則無以見聖人之輿非力而行之則不足以追前古之治陛下於此三者似未盡之此臣所以不得不惑也至於群臣亦皆惑之議者以為陛下嚮在亮陰惟于咨決政事有不得已而

言耳其餘可得而略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竢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戰慄懇激之至

張方平上言曰荀子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政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當今之世而君必談堯舜臣必稱禹稷是迂儒拘生之論非適時濟用者也伏以唐氏有天下三百年其間治亂得失

詳矣朝廷立國之紀典刑制度因於唐者也故觀今之政唐氏最近臣以不敏忝職諫司思有以薦乙夜之覩程廣觀文之典學欲乞今後節略唐書紀傳中事迹令可施行有益治道者間録一兩條上進伏乞萬機之暇特賜開覽善者可以為準的惡者可以為鑒戒兹亦賈誼晁錯借秦以喻漢事之意也

神宗初詔侍臣講讀監察御史唐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

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

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論人主有高世之資求治之意在成之以學上奏曰臣聞人主患無高世之資有有其資而無求治之意有有其意而無好學之實三者之備而治效不成者未之有也然此三者常若不可以兼備何也聰明睿智博達而疏通者高世之資也然或矜其才以天下之萬事為不足為若此者必無成功朝晏罷選用群臣孜孜而不懈者求治之意也然或蔽

於一曲而不見聖人之全因陋就寡而不本先王之意若此者雖安易危雖强易弱可以偷安於一時而不可傳之後世人主欲無此患其惟學乎夫學非篤好而審問謹思而力行則不足以覽道徳之粹精極性命之微妙人主之學茍不深造於道徳性命之際則無以應萬務之變知羣下之情以堯舜之聖而稱之曰若稽古夫古者人主之所當若又當稽也以孔子之聖而孟子稱之曰學不厭誨不倦夫已誨人矣然猶不忘於學學可

以已耶陛下以高世之資求治甚力好學而不倦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然臣獨以為未者竊觀朝廷之政未盡得先王之意而先後之序未盡合聖人之道也臣非以謂朝廷無賢臣左右無端士顧恐陛下於學問之道未能極高明而道中庸政事之間未能先本務而後末業也陛下幸聽臣言以聽政之暇特召兩府大臣或從官之中素所親倚者虛心克已問以上躬之所不逮時政之所過差使之具以條對必有能言之者矣陛下增益

其所未至勉强其所不能救其所偏觧其所蔽則臣將見陛下之治度越漢唐而比隆於三代矣

二年監察御史裏行程顥上疏曰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

牽制一作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

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耻盖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欝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知明州陳襄被召修起居注進誠明說曰臣竊以帝王之德莫大於務學學莫大於根誠明之信而蹈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有為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中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

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先得乎誠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盡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而無失於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者必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可為之謂也情偽者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於不聞不覩之際此之謂慎獨而固執之矣久

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已則化化而不已則神髙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篤也誠之者篤則其為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敎不言而諭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為之者故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此之謂也是之謂誠明之學伏望留神聖覽

通判越州曽鞏上言曰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切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説所以成貞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説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慼知言之少而

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
然且將歳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
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
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
意也陛下明智大畧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
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
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覩於世俗之表詳思
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懐

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智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来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跡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飢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内外之任則不足於人

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内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

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

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

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

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

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盖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

誠能磨龔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

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

者無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

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内所以治内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

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茍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

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説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説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比周衰以来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

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来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来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

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陛下
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
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
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傅說周公之所戒知學
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
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
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
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

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强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

綱紀之弛壊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内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内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諝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紀綱愈以衰壊也非獨如此

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輙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元豐間鞏知福州又上言曰伏以陛下聦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姿自在藩邸入承顔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宫外嚴七廟仁被公族德刑閨門嬪御備官不

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食非衣綈務遵節儉臺卑
圃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
未嘗從畋漁其於憂憫元元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
朕祇慎盡於纖芥晝而訪問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
夜分每群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奏事莫不
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
此其淵謀遠畧必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為世則者傳聞
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慮非可闚測可謂

有君人之大徳其髙深閎逺則惘自晚周秦漢以来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震動羣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效盖刻意尚行不差毫髪縉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惕勵無懈須臾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

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逮今有十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資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

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髙宗得傅說為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傅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来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髙宗既已學于甘盤矣及傅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叙則自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傅說所稱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揚子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逺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徳也在知其與能至於

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徳也能知其奥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徳也能知其奥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為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此也堯舜湯武所

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觧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資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

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傅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奥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

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斂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蕞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元豐八年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哲宗孝經指解奏曰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學者所

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
年在幼沖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
顒顒卬卬有老成之德華夷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
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
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
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
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自天子至于庶人

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為衆所宜先也臣鄉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别繕寫為一册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

侍御史劉摯上奏曰右臣竊以聖人之德其聰睿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是四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將失其本然則性雖聖

人方其始也學問以達之範圍以成之者其可少哉昔者周成王幼冲踐阼其師保之臣傅之德誼道之訓教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既如此則成王雖幼其耳目所入蓋無有不正者矣我仁宗之初亦以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馮元孫奭為侍講惟兹數人皆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每於雙日召使入侍講說經典或讀祖宗故事盛明之政慶澤無窮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業夫

以異禀之質夙成之善而又上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佑所以成就者罔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黙見聞宜正事是接所以起善養源保微慎始尊德美而長智習致廣大而㬠光明則勸講進讀輔導之官其可不慎擇也哉伏見兼侍讀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公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聖慈於内外兩制以

上官內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遇非聽政之日便殿燕坐時賜延對使之執經誦說陳天下之義理古今君臣父子之道以廣睿志仰副善繼求治之意臣不勝愚款

神宗時王安國上師友策曰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詩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於人其不可以無也如此夫養父母畜妻子而衣食出於其力者庶人之事盡此矣其所以慮於憂患之際

甚微而猶曰須友以成况士大夫守宗廟朝廷之事甚衆則不可以無友士大夫尚然又况諸侯守一國之大乎至於天子之勢大於諸侯則猶不可以不學無師友也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高宗之於甘盤皆上盡悃愊以求於下而下之自重不可以詘者豈以其道德足以驁上哉蓋以為所以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故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賤論道德於君臣之際而無貴賤者此天下

國家之所以治也記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夫脩身至於足以取人者學之效也而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夫以四海九州之民屬於一人之治聰明不足以當萬事之視聽操天下之要者取人而已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義詘乎戰國之俗權使天下之士而君臣之際形隔勢絶師友之道遂湮滅不聞於後世雖有學於其臣者豈復有懇惻之心哉夫治亂之幾出乎此而世俗之談者不能推見本末徒以其事之末

者甚淺而易見而安知夫效於本者如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哲宗元祐元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上宣仁皇后書曰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兹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曁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

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授以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

經筵事出望外悯然驚惕臣竊内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

本山野之人禀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

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玆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

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宫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内侍可以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禀賦自殊歴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

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薫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内衆口辯言鑠

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毁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

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葢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内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

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頴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内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

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導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疑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傍立史官言出輙書使上欲遜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

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彦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説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説書之職置来已久乃是講説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葢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内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

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閒耳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

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

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
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
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
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閒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
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
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
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
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

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獨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髙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願從誅殛臣愚無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頤又奏曰臣頤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

陳言輔道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切
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寛大
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
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況臣所
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
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
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為陛下
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

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
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
少有當奏禀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
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
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
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
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為美事陛下
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

無益罷之何晚自来經筵賜坐啜茶盖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説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盖輔道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説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沖間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盖從前不曾有為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

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頥又奏曰臣昨日上殿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説書臣

雖瀝懇辭遜不蒙俞允臣輙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

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

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令取臣於畎

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効天下之

所觀矚茍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謹哉

臣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

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而非是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其一曰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

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
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
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
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
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
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
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内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
漸摩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

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敬愛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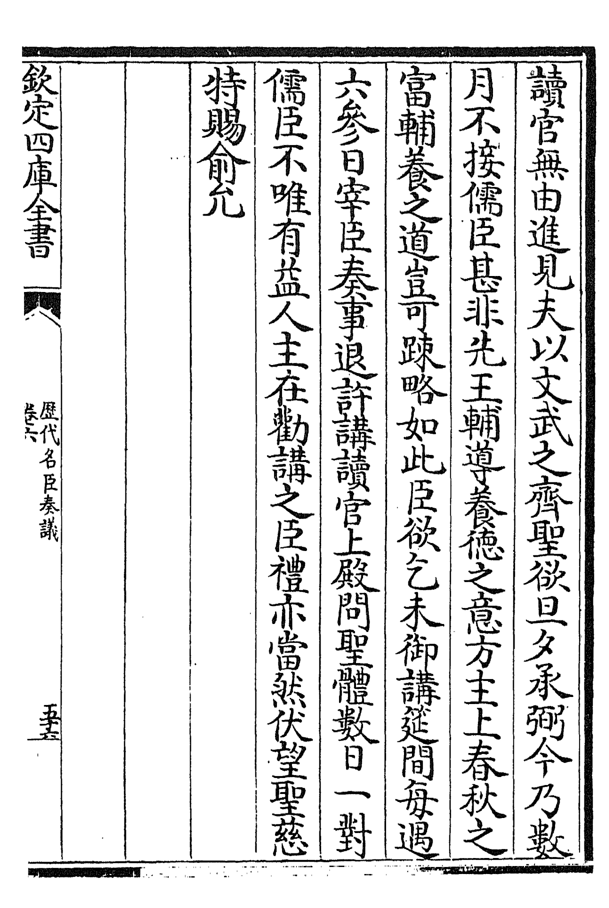
其三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

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内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

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其三曰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懾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

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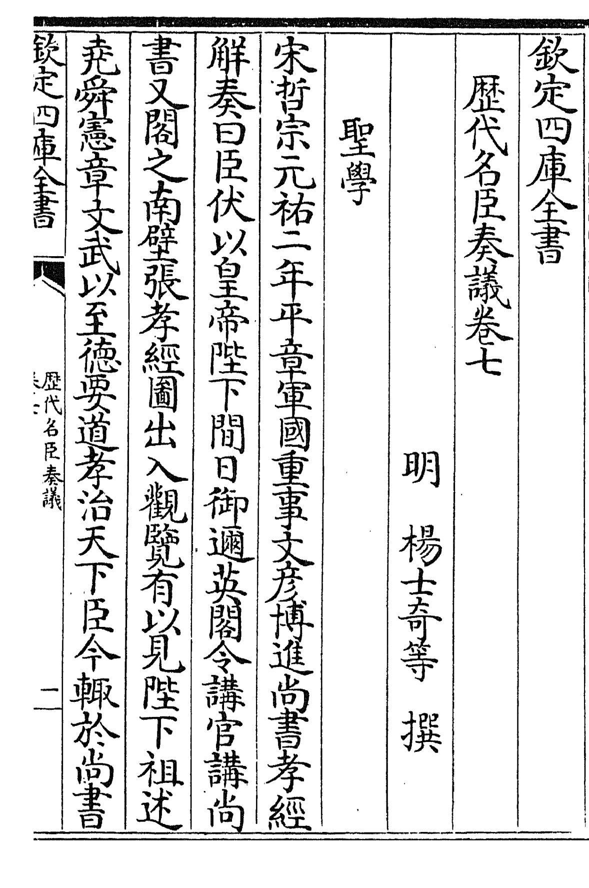
二年頤又乞遇六參日許講讀官上殿奏曰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薫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固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来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



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欲旦夕承弼令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疏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間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唯有益人主在勸講之臣禮亦當然伏望聖慈

特賜俞允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聖學

宋哲宗元祐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進尚書孝經解奏曰臣伏以皇帝陛下間日御邇英閣令講官講尚書又閲之南壁張孝經圖出入觀覽有以見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至德要道孝治天下臣今輙於尚書

諸篇中節録十篇及孝經諸章中節録六章進上以備
禁中清閒之暇研究義味或時令講官節録疏義進入
上資聖德稽古求治之意臣伏讀尚書序云孔子生於
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討論墳典斷
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典謨訓誥之
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
坦然明白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然則後代聖帝明
王莫不祖述寳為大訓恭以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稽考

古道日御邇英延訪經義方命講官講解尚書孜孜不
倦所以聖德日新比隆堯舜臣以叨侍經筵輙於尚書
三十二篇采其切於資益聖治宜於重複温故者凡十
篇録進篇别有後序所以發明本篇之大肯所冀使於
乙夜之觀
堯典堯之聖德蕩蕩難名而此篇極簡要亦仲尼舉
宏綱撮機要之理如篇之所載者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分命羲和典掌四時使

民務農利用厚生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斯皆後世
聖帝明王所宜祖述而模範之臨文而三復之故
摘其目以敘之
舜典虞舜之德重華協帝故列于二典後世作者雖
三王之盛不可及矣篇之所載命禹作司空而下
至於四岳十二牧官得其人庶績咸治流放共工
驩兜竄三苗殛鯀四凶人而天下咸服故曰舜有
大功二十茲所以重華協帝

大禹謨禹稷皐陶共事舜帝君臣同寅咸有一德故矣厥謨咸厥功曰俞曰都乃君唱臣和之美其謨則有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咈百姓以從己欲斯皆上下交儆以成聖功舜禹之所以為聖帝明王以此

皐陶謨皐陶曰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在

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臣以舜禹之時君臣謨議之協恭後王所宜為法

益稷此篇所載禹戒舜曰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帝庸作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臣謂斯言可為深戒

伊訓篇云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居上克明為下克忠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臣以尹之斯言愛其君忠於國可謂至矣有臣如此時君固當尊禮其人信受其訓

洪範天地之大法其類有九而敬用五事曰貌言視聽思茲乃人君尤當慎思之蓋人君言動則左右史書之為法不可不慎也故臣以此篇五事為重無逸此篇周公以戒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

穡之艱難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故成王服其訓戒乃為令王至唐開元中作無逸圖置於禁中出入省覽以為龜鑑臣亦嘗録此篇為圖以進以助聖覽伏望留睿意

立政周公告于成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蓋有天下國家所切者任人得賢則治非賢則亂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戒庶官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成王稽古建官為治之本後之帝王所宜詳慎

孝經圖臣以官忝師保得侍邇英伏覩閣中有仁祖命學士蔡襄所書孝經圖張於南壁以便觀覽有

以見仁祖孝德在躬推廣以及天下恭以皇帝陛下天資聖德行在孝經嘗聞令講官備録經義進於禁中臣以伏望陛下日省而時思之

彦博又進尚書二典儀劉子曰臣伏覩尚書序曰仲尼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所以堯舜二典為書之首篇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堯舜二典並云曰若稽古帝堯帝舜以謂二帝並能順考古道而行之乃知人主之聖必由稽古恭

惟皇帝陛下日御經筵集講官說尚書盖聰明文思稽
考古道垂意於安天下之安天下之本甚臣以衰殘忝
位保傅得侍經閣為幸已深又不自揆輙於二典之中
采掇事義數條兼以訓傳或理有切近治體亦以愚短
之議附之庶幾粗有所補夫以齊之霸國而孟軻陳堯
舜之道於齊王之前欲勉進之今臣遭堯舜之時陳堯
舜之道固其宜矣臣愚不勝區區之誠謹録以上進
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分命羲仲

宅嵎夷曰暘谷平秩東作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平秩西成　申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

臣按帝堯上以敬順天命下以恭授人時使此羲和氏之四人各居其方以布四時之令春序其農疇興作之功夏致其生物化育之事秋秩其百穀收成之宜冬察其一歲豐儉之實吏久於職官修其方民變時雍庶績咸治帝乃命舜歴試諸艱

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作共

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臣按舜既紹堯熙帝之載以謂治天下者必先任人人有善惡必先審知故曰在知人在安民故曰

知人則哲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苟不知人則賢愚善惡混淆不分蓋善惡不可並用惡人道長則善人道消當須屏去姦惡可以登用善良故其始也先去四凶而天下服然後咨詢岳牧而用禹稷臯夔而下二十有二人天下大治又命龍作納言戒勑之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讒邪之人專在譖毀善良舜深疾之納言喉舌之官出納王命必在忠信故舜受命

而切戒之隋唐以来納言之名不改隷門下省至於本朝頗循唐制以侍中為門下省官長侍郎為貳並為執政官所選益重必協僉論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古之任官必在於久久則有功可以考其績効故先朝之法省寺監官並以三年為任循古之美法也義當遵守如其藉才不次任用則難拘常制臣學術荒淺不足以發明但以狂言聖擇奐有少補

彦博又進漢唐故事疏曰臣近者竊聞聖旨令講筵官間日進漢唐故事各一件以備御覽有以見聖德稽古求理之切臣忝預經筵固當粗有裨補輙亦於漢唐史中節録得數事繕寫進呈伏望聖慈采覽

漢文帝紀贊曰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輙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弋黑色綈厚繒帷帳無文繡以

示敦朴為天下先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内豐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至刑措嗚呼仁哉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劒莞蒲為席師古曰莞今謂之葱蒲以莞蒲為席尚質也兵木為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縕無文師古曰縕亂如絮也

言內有亂絮上無文采也集上書囊以為殿幃師古曰集謂令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也

漢丞相王嘉上疏言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悉盡也言大小盡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吏或居數

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理之衆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傾危小失意則有離判之心

漢宣帝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

為盛稱中興焉

臣近曾上言乞刺史縣令須滿三年一替及尚書吏户刑三部郎官職務尤重須令久任此皆治古之法兼先朝亦不令速遷

漢賈誼云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隷妾也為之繡衣絲履編諸縁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縁師古曰編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衮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内之閑中服虔曰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

衣娿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編諸晋灼曰以編諸緁著衣也師古曰緁音妾謂以編諸緶音步千反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師古曰孽謂庶賤者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

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等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臣近曾上章以風俗僭侈乞檢舉制度使上下不僭侈務節儉蓋富民之本在於節儉民富矣君孰

與不足致太平之風無出此道雖聞已有施行更
望聖慈垂意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
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若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
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
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
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為然因言夫為人君不憂
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

唐太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唐史論魏徵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救過弼違能近取譬其實根於道義發為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倖中不私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在徵本傳可為萬代王者法

唐明皇先天元年大獵于渭川侍中魏知古獻詩一篇曰常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后来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反翩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兹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監齊楚仁恩念禹湯成熈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明皇嘉之手制詔曰夫詩者志之所之以寫心懷實可諷諭人主是故揚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

自風雅率由茲道朕頃自温泉觀省風俗時因夏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或示三驅之禮躬親校獵聊以從禽卿遂有箴規正予不逮自非誠欵夙著孰能繼於此耶賜物五十段

唐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及神龍景龍之間繼有内難明皇平定而興復不易而聲名最盛歷年長久何道而然宰相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

承丕業皆能厲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上聖之姿
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宴有房玄齡
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為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
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明皇守文繼體嘗經天后
朝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為政此二人者天
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
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明皇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
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歸

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
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奸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於
勤王道于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甫
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臣在童丱即聞
其說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宏多陛下既虚心
履道亦望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對
臣恭以仁宗皇帝聖德勤儉因御前親試進士以
無逸為元龜為賦題乃知聖意所存深遠

盧懷慎景龍中上疏其一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三年有成尚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才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

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
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
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為
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
能齊一户口所以流散倉庫所以虛空百姓凋弊日
更滋甚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
吏知遷之不遥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禄但養資望陛
下雖勤勞之懷宵衣旰食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共

為苟且而已寧盡至公乎此國之病也此賈誼所謂蹠盭之病乃小小者耳此弊久而不革臣恐為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蹠盭而已哉漢宣帝總覈名實與理至化黄霸良二千石也就增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美又古之為吏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以上許遷察其課効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

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
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㬥者免歸田里以明聖朝
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此之美革彼
之弊易於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
三年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進經書要言奏曰臣近於
邇英閣進講嘗指陳尚書要切之語望陛下因習筆札
書之以置坐右臣退而伏思古之人君雖在閒燕之中
出入起居必存儆戒左右前後動有箴規所以正心脩

身自強於德以舜之聖而益戒之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湯有盤銘武王於席之四端為銘於几杖為銘於衣帶為銘於履屨為銘於觴豆為銘於户牖為銘舜湯武王其自修如此而況於後世之君乎今陛下纂承累聖日勤問學若於翰墨之際不出聖人之經略舉要言以為明鑒置之左右朝夕觀省與夫舜禹之戒湯武之銘其揆一也臣職在勸講無補毫分苟有愚見不敢不盡謹節略尚書論語孝

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以備聖札所
與陛下手書之目視之心存之庶可以少助進德之萬
一臣不勝拳拳之愚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祖禹又進古文孝經說奏曰臣伏覩國史章獻明肅太
后嘗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
以備仁宗觀覽臣職勸講雖不足以跂望前人髣髴然
區區忠藎敢不盡愚竊以聖人之行莫先於孝書先於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今文即唐明皇所注十八章古文

凡二十二章由漢以來唯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罕習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為古文指解一卷表上之臣竊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得其正故嘗妄以所見又為之說非敢好異尚同庶因聖言少闢省覽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羣經之首萬行之宗儻留聖心則天下幸甚其古文孝經說謹繕寫為一冊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祖禹又進勸學䟽曰臣不待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

開燕聖學日勤然臣等無由罄竭愚短補助萬一昔唐
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竊禄偷安之計
則便矣其如陛下何今臣之愚竊欲陛下以學為急故
敢略陳一二惟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
失之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
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
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仲尼雖
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體

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宗之艱難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為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于酒或盤于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諂諛日親忠正日踈人心離貳遂亡其國其所行之迹後世視以為戒自古以来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繫於人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應降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他術焉惟

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揆之當今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年尤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陛下試思太祖此言宰相既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從之臣臺

諫之職必皆文學之士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然則天子豈可以獨不知學乎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鑒古今成敗耳真宗之時益修太宗之業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問學未嘗少廢今邇英講讀乃仁祖之成規也英宗神宗皆遵守仁宗之法稽古好學陛下所知不幸先帝早棄四海累聖已成之

業任大守重傳付陛下陛下嗣位于今四年幸賴太皇
太后以至仁盛德母臨天下陛下垂拱無為海内晏然
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急也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
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
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
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
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
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

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為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修身治國之道無不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規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解及之則陛下聖意已先

有得矣臣不勝拳拳之愚

祖禹又乞置無逸孝經圖奏曰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孝經者孔子之大訓陛下嗣守祖宗鴻業方以孝治天下二書所宜朝夕觀省以益聖德昔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歳久而獘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仁宗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乃置之左方又諭侍讀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命侍讀學士王洙書之又命學士承旨

王拱辰為二圖序亦令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為法今邇英閣止書圖序于屏間而無逸孝經二圖不復張列臣欲乞指揮所司檢尋如舊圖尚在乞置之左右如已不存則乞特命侍臣善書者書之其蔡襄所書圖序從来置在御坐之後昨因脩展邇英閣方徹去却書于屏間此圖乃祖宗舊物臣竊惜之伏乞依舊張掛三圖並列如仁宗朝故事以彰陛下欽明稽古仰遵先烈之意

祖禹又進尚書說命講義奏曰臣等近進講尚書說命
竊以為君治天下國家欽天稽古修身務學任賢立政
至言要道備在此書誠能法之可為堯舜昔太宗皇帝
嘗曰尚書王言治世之道說命最備特詔孫奭講此三
篇伏望陛下詳覽深思必有啓廸聖學之益臣等雖罄
竭謏聞講解于前謹輙記録所言編寫成冊以備尋繹
或賜顧問庻幾少助聰明之萬一其說命講義三冊謹
具上進

五年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又乞常觀圖史上奏曰臣伏見仁宗皇帝慶歷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覽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圖史以自戒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鑒古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如目覩之二圖皆常頒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間覽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祖宗

創業之艱難不唯有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元祐四年中書舍人彭汝礪上奏曰臣聞昔者周成王即位始謀於廟其言憂深思遠慄慄悼懼若方隕淵墜谷所以求其臣甚至而羣臣進戒乃反覆曲折獨以學問為先務其詩曰念兹皇祖陟降庭止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詩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徳行其君臣可謂知本矣是時周公畢

公召公史佚實在左右前後伯禽唐叔實相與周旋而猶有管蔡之禍周之不亡者以此唐太宗取名儒為學士者十八人如房玄齡杜如晦之類是也番宿迭侍相與討論古今考前王之成敗雖閒燕飲食皆與於是在下之情無不達在上之失無不得二君卒為周唐賢君古今事不同體當使内外左右朝夕所以輔拂之者咸備其要則在擇人茍非其人猶不如不為之愈也

汝礪又奏曰臣聞治亂之幾在於好惡好惡之端在於

謹其始其始正無所為而不為正其始不正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是以人主必務學學莫大於近正人陛下盛德至行得於天者甚厚見於行事者甚善此非臣下所能窺度深淺也近侍進讀儒臣勸講見聞可謂甚博者艾在前忠良在後其輔翼可謂甚衆夫學者非徒出於口耳之謂也聞乎其言將見於其行得乎其心將見乎其外今臣下所誦說陛下能昭然不疑乎能沛然有所得乎使誠無疑也使誠有得也固甚善若猶未也是

為名而已是為觀美而已今延英之對邇英之講閑於內外見有不得而久限於上下言有不得而盡雖太皇仁聖所以擁護啓佑者甚至然天性之愛不可以責善久矣然則陛下退而與處者其誰歟其使令者其誰乎其婦人乎輔拂之人寡順從之人衆學問之日少安閒之日多善或莫之告過或莫之諫臣甚懼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不可無久矣然

則如之何曰尊有道者擇有德者不使柔邪權譎之士間廁於其間閒宴與俱言動使相接焉簡上下之分勢盡君臣之底裏問以所疑而無隱質之所欲而無間有善焉使必告告焉而必從有過焉使必諫諫焉而必改如是而不堯舜如者未之有也惟陛下留意無忽

汝礪又論人主盡道在修身修身在正學奏曰臣聞之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堯舜之治至矣上達日月星辰旁施草木蟲魚幽

格鬼神外薄四海遠及于萬世其原則修身而已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其本末施設次序可謂彰明較著而自漢迄唐千數百年有為者衆而終不能窺其髣髴非聖人所為終不可及蓋後世為之不至而已以區區千里之齊其君蓋不過中人孟子之為臣非其道不陳於前故其言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孟子欺乎

哉修身無他在乎學而已大學之道始於誠意正心終於治天下盖古人以天下為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國而已以一國為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家而已以一家為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身而已又以一身為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心而已心正故身正身正故無所不正此其守甚約而其施甚博其源甚近而其流甚遠其事甚難而其理甚易然心至微者也至危者也古人譬之槃水焉正錯勿動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須

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乎上則不足以得夫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至虛而能受至神而甚察苟有蔽之則有不能别黒白矣蔽欺之言入則是非有不得其正私比之言入則喜怒有不得其正功利之言入則取與有不得其正便佞之言入則好惡有不得其正此學之大戒也恭惟陛下聖學所得固自拔於世俗之表惟加之意而已欶求碩德以侑勸講容納正言以聞過闕思之至于謹辨之至于明問之至于博積

之以漸要之以久持之以不倦行之至于不已其本正矣事至而不惑物來而能名回環而觀惟陛下所欲爲而已二帝三王之盛蓋不跂而至也詩云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性人所有也蓋有不能充而成之者又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光明性所有也緝之熙之在學而已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學莫如師古又曰念終始典于學言學之不可一日已也臣愚亡識惟陛下幸察

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乞召講官詢訪以進聖學奏曰臣

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由此言之聖人未有不學而至于道也恭惟皇帝陛下生知之性天縱之聖聰明睿智與日增新然而正當孔子志學之年成王緝熙之日彊勉學問則可以大就堯舜之德矣臣愚乞陛下每五日一次退朝之後清閒之燕召講官于便殿親發聖問詢訪人君之所先務古今之治亂可以為法可以為戒者三五事同召執政大臣坐而論道自來年正月為始如此則聖學

日進君道日隆堯舜之德不難至矣伏望太皇太后陛
下日勸皇帝陛下專心聖道以致盛德

五年御史中丞梁燾論進學之時不可失上奏曰臣聞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為本本亂而末治者未之
有也故曰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古
之聖人未有不以修身而為本者也書之稱堯曰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克明俊德者自明其德脩身之謂也

九族既睦者家齊之謂也百姓昭明者國治之謂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天下和平之謂也其始則正心誠意而不出方寸之間其終則德業滂洋而徧滿天下是聖人之道所持者約而所致者廣也有天下者能知盡心致力於此而後可以奉天享國矣夫明德者孰先而能焉必曰學而已矣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發之然後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雖天子之尊而能成聖者其必由學乎

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蓋事不稽古從政則迷是君人者不可以無學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蓋學之在身非一日而致由積善以成之是學之時不可以失也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萬國日就月將學以成聖此其時也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接勸講進讀之臣使從容反復治亂之事究先王之蘊辨歷代之蹟無惜聖問再三詢考使聖心曉然無疑日新一日可底大

成願加聖意無忽臣又願陛下萬機之暇留思經筵講讀群臣所論之事以考政事之從違得失以裨皇帝陛下之聰明屏遠聲色造次不忘古訓博厚高明與天地並德臣不勝拳拳懇切之至

𦘕又上宣仁皇后劄子曰臣恭惟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護皇帝周密嚴謹委曲纎悉起居寢食之間無不留神而注意如天地久於其道無一日之或怠也誠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天下矣陛下鍾愛皇帝如此其

至然而特為其愛之小者非所謂大愛也所謂大愛者在成其聖德爾成聖德者其必由學也仰惟陛下之聰明非不知其大愛之以成德而獨以為皇帝冲眇而未暇學乎今皇帝聖年十五齒亦已長矣自古人君遠則十五而冠冠者謂有成人之道在庶人則為童子在天子則為成人何也謂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故必責善而進之以成人是以古之學者十五入大學謂七八之數陰陽脩而志明可以學矣志已明則當識

其至善而遠其所不善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皇帝清明在躬天稟英異以聖人志學之時稽焉則不
可以不學也以天子成人之道望焉則不可以多暇也
伏願陛下當天春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面勉皇帝
早開經筵召見儒臣談經讀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宮
中遴選茂俊之人以誘掖講說審擇謹厚之人以輔視
興寢服勤道義為聰明睿知之德踈遠紛華為康寧壽
考之資習之既久乃如自然至若誠意喜書正心樂道

終副海内聖神之望不貽宸衷宵旰之憂協成静治為太平之真主焉然則陛下他日退託深宫還辟自處保頀之慈有始有卒佑我大宋萬世無疆之休而功德於此足矣誠清衷素所屬念者臣敢妄論以發之亦惟陛下亟行而無疑非獨臣之願乃天下之願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臣不勝惓惓

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吕希哲吴安詩豐稷趙彦若范

祖禹顧臨等奏曰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革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

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
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
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
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
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
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
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
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

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知河中府范百禄論黃帝堯舜養生禔身之道上奏曰

臣伏以陛下留心大學之道日就月將淵源精微積善成聖以至於高明光大無所不通此乃宗廟社稷之休天地元元之福而太皇太后豐功盛德也臣千載之遇實與四方生靈同茲慶幸然臣區區管窺猶願有所獻焉者誠以為聖主之學詩書禮樂之大道德仁義之實與夫一祖五宗之典法謨訓英謀睿烈既日陳於前而飫聞於上然猶有不可一日而離者蓋又有黃帝堯舜之道存焉人主欲尊其慕尚必行三聖人之道儻未知

師三聖人之所以養生禔身以永保天下生民之福以長固國家無窮之休則何以致行三聖人之遺心餘積也哉凡三聖人所以養生禔身之要布在方冊詩書周易傳記百家燦然備載皆可參考臣願詔經筵講讀官討論採掇自古黄帝堯舜以來帝王養生禔身可法之言可行之事於雙日所進故實内時以一二上資聖覽或意義有所未顯亦宜雍容敷繹以聞願陛下觀其所以致福壽康寧之術取法而行之覽其反此而致不善

者規警而戒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易頤之象曰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言語猶節而況其餘乎臣戇愚匹夫之慮不足以為陛下至計方出守外郡遠去闕庭臣子之心不勝悃愊伏惟留神省察

紹聖元年曾肇乞選端良博古之士以參諷議奏曰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

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於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遴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古亦一

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宴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幾微時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恐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廸其君故其成就止此夫以貞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

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其大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為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遴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治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温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此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礱日累月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

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執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唯陛下留意毋忽

哲宗時起居舍人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

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

侍讀蘇頌請詔儒臣討論唐朝故事奏曰臣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在昔聖帝明王莫不以稽考古道為有國之先務故能享御永世垂無疆之休然往古所行或文或質施之今日各有所宜臣竊觀國朝號令風采超邁百王原其典章文物刑名法制大抵沿襲唐舊其間或有損益亦不相遠然唐之事迹紛綸無統史官所記

善惡咸備善者可以為規韄惡者可以為商鑒往在慶歷之初仁宗皇帝因臣僚上言請留意近代典故遂詔儒臣檢討唐朝故事日進五條曾未朞歲省閱迨遍嘗聞德音宣諭近輔以為有助聽斷臣伏見陛下祗紹先烈勤勞萬幾治理之間多用仁宗故事外則邇英講讀經史内則臣僚進獻封事古今得失之迹忠賢治安之策固以溢黈聰而積淵慮矣而臣愚管之見猶有所陳者誠見陛下稽古奉先之心孳孳不怠故敢復僭越而

盡言也臣聞之荀卿之言曰道不過三代道過三代謂之蕩言其遠而難信也本朝去唐正同三代其事近而易考所宜宸衷之留聽也臣欲望聖慈特舉慶歷故事

詔史官學士采録新舊唐書中列帝所行之事與夫羣臣獻替之言每日上奏數事清燕之間特賜覽觀所冀螢燭末光增輝日月臣不勝惓惓之願

李薦上論曰臣聞効一官可謂早矣古之人必曰學而優則仕治一邑可謂微矣古之人必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蓋以學之弗優不
敢効官尹何為邑子産以為未聞政學蓋以學而後從
政乃可治邑彼子路使子羔宰費孔子以為賊夫人之
子子路復曰有人民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
惡其佞夫効官治邑必由學而後可況奄有四海為天
下君乎一日二日萬機何以俾有條而不紊萬邦有衆
何以俾樂推而不厭一言其幾興喪繫之好惡所示靡
然成俗如之何俾百工熙哉庶事康哉嗚呼為君實難

可不學歟乾之九二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徳也古之聖君任賢所以能不貳去邪所以能不疑作福所以能賞善作威所以能罰惡盖以聖人之道折衷之斷然晳矣所以能折衷聖人之道者由其中有學問以為之主也高宗既舊學於甘盤復師資於傅說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可謂勤矣此所以為商之高宗成王席文王之大謨繼武王之大烈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可謂勤矣此所以為周之成王於皇有宋本支百世世有哲王故天縱陛下之聖德温文日就天誘陛下之宸衷睿智夙成仁愛孝恭出於天性是皆生知天縱受道之質矣重念承平累聖之業御兹九有之師欲致乎治必先乎學學也者致治之道也古之聖賢不可得而見矣其言具載方冊要之皆王者事爾人臣學之期以致君人君學之自致其治故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

故備在乎易而卦者時也一治一亂或美或惡初不可齊亂可使治惡可使美察理之變為時之主惟君乃能之臣願陛下學易則體乾御坤進陽退陰觀道設教運神合德使天下之時常為泰而無至于否常為晋而無至于剥天子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繫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者皆在於詩四詩之名各辨其實不敢誣也臣願學詩則為政之大而無入於小雅為政以正而無淪於變雅無若東周降於

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頌天子之學詩固當如此夫尊王正法謹始善終詳天地之烖祥著君臣之美惡者無尚於春秋臣願陛下學春秋則師治而戒亂賞善而罰罪常為知孔子者無為罪孔子者夫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畧者無尚于書臣願陛下學書則考稽古之得失操制令之法令皇步帝驟王馳覇騖一皆得之陛下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工允釐庶績咸

煕巍巍乎其有成功矣陛下欲以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學夫儀禮然後五禮之合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間六儀之中節見於動容周旋之際煥乎其有文章矣陛下又當發揮孔孟之正道鋤薙百家之邪說在亹亹而已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惟陛下不倦以終之則日進無疆聖益聖矣天下幸甚伏惟陛下有聖人之材而居聖人之位能進聖人之學以充聖人之道則功利天地澤及萬世可侔

德商宗周成矣雖然陛下有好學之誠而無進學之說
陛下有望道之意而無明道之人則或博而寡要勞而
無功故陪卿之列賓師之選不可不慎臣願不可與迂
儒共學迂儒好為太高不經之論將使陛下畏道之難
行或自晝矣不可與佞儒共學佞儒好為茍合過情之
譽將使陛下志滿假而輕道術或自聖矣願陛下妙選
忠義正直博學守道之士以備顧問則用力少而見功
多適道正而為利博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